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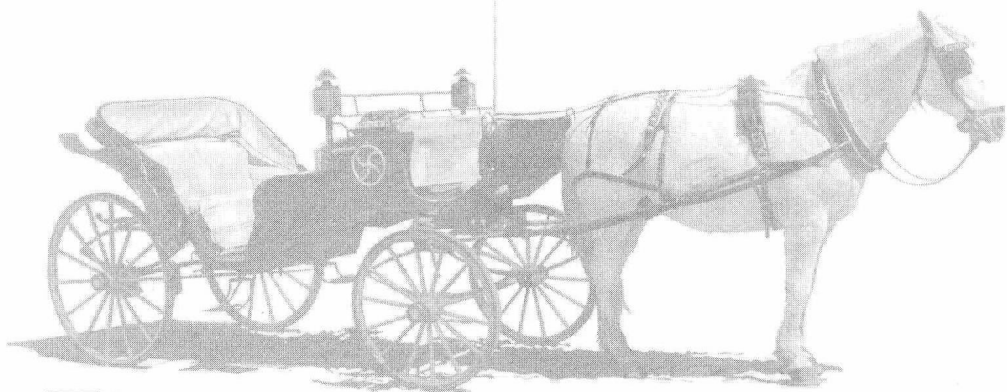
# 刑警列车

Interpol carriage

李洁冰 李雪冰 | 著

# 刑警马车

李洁冰 李雪冰★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刑警马车 / 李洁冰, 李雪冰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99-3516-4

I. 刑… II. ①李…②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0142 号

书 名 刑警马车  
著 者 李洁冰 李雪冰  
责任编辑 于奎潮  
文字编辑 陈筱忱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海军指挥学院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16-4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驱车登高 骏马嘶鸣

武和平

刑警马车，马车刑警，好一个马车夫驾车前行的形象！

可驾车的马瘦骨嶙峋，疲倦不堪，那架马车上的货物却在不断增加着重量，几乎磨损的车轴被压得吱吱呀呀，可这匹马却只顾前行，丝毫不在乎道路的崎岖和泥泞，不计较被重轭磨破了的皮肤，不管主人给的饲草里有几多养料，它从不溜奸耍滑，大不了撂个蹶子，偶尔仰天长嘶几声，便复又埋头上路了。即使有一天筋疲力尽倒下，也是天地间铮铮作响的一座石雕。

这真是一幅中国刑警的剪影和写照！

我常觉得，刑警是屹立于黑白世间的一堵墙，他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罪恶世界的匕首和刀枪，护卫着身后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正由于此，他们也为付出了代价：比如他们身上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上黑色射线的侵蚀，他们的情感会变得粗犷和冷漠，他们对人对事的看法与常人大相径庭……可有一点，在坚硬的头盔下边肯定是一张张忧国忧民的脸，滚热的胸膛里，跳荡着一颗颗浩然正气的心。

感谢作家洁冰、雪冰，她们以独特的女性文笔，撩开了警察心灵世界的一层面纱，把这个职业群体司空见惯却又鲜为外界所知的家庭生活一览无余地展示给大家……

主人公马车是风光无限的，他破案无数，令罪犯丧胆，为鲜花掌声和女记者所追随；可马车刑警又是悲伤可怜的，人们只见月亮的表面光洁，却不知道它背面的苦涩：他有一个同床异梦的妻子，虽善良淳朴却不能进行心灵沟通的伴侣，两人除了吵架别无情趣。一个顽劣不失天真的儿子小镏，因父母失和流浪街头沉湎网吧，竟被恶势力挟裹，将马车手背咬得鲜血直流。马车太不像时下被媒体包装的那种英雄了，他牢骚满腹，动粗闯祸，为拉赞助喝得上吐下冒，但一遇到案子就像猎犬一样兴奋，冲上去厮咬，可以不顾死活……



应当说，马车是我熟悉的战友，音容笑貌，伸手可触。记得当年在家乡当公安局长时，一次开全局大会，我注意到有位穿着淡雅的女同志坐在后排，一动不动，组织会议的民警问她，她称自己是民警家属。等会议结束，她找了我，说要送给我们民警几句话，我表示愿闻其详。她说了三句话，希望我告诉我的下属们，不要把家当成饭店，饿了才回家；不要把家当旅店，困倦了才推门；不要把家当成生理发泄的地方，需要了才回来过夜。

我震惊、愕然。又听她讲下去，才知道她是个教师，和丈夫从热恋到蜜月，不知什么时候两人开始交恶，直到最近离婚，“我没有想让你帮我们破镜重圆，我只是想让你的警察们不要像我们这样，都演绎一场从喜到悲的戏剧。知道警察家属怎么说吗？有女莫嫁公安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十天半月不回家，回家一身脏衣裳，睡觉一个后脊梁”。还有更多更多……

思考，更多是内疚。

连年的征战，日复一日的破案战役，面对着层出不穷的犯罪，战斗正未有穷期。可我亲爱的战友们也是人，他们需要过常态的生活，他们的身体需要休整，他们的心灵需要抚慰，他们家庭破损的屋檐需要修缮，他们的生活状态需要有人了解、关爱！于是，就有了《刑警马车》这样一本书。

作品创作的角度独具只眼，案件成了背景，成了服从人物塑造的一根根经纬线，凸显的是马车和他的妻子，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战友，像侠骨柔肠的女警戚玲，爱兵如子又心细如发的政委肖志博，脱离实际浑身透着浮华之气的汪兢，富有时代感且理性悲悯的女记者梓寒，包括郎山黑恶团伙的嚣张和狡诈，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似曾相识的原形。

作品颇有叙事语言的功底，读来朗朗上口，有嚼头，有味道。记得一位诗人说：“汉语的核心是诗。”正因为厚实的文字底蕴，使行文平实、细腻且有一种音韵美，难怪洁冰的作品《乡村戏子》还被《新华文摘》所收录。

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富有“突出重围”的勇气和决心。众所周知，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历经数十年的急行军，数量不少，但真正成为经典者寥寥，偶有奇峰，但远不如军旅文学的高原巍巍，个中原因在于，我们一些作者仍摆脱不了写案件的创作模式，由案到案，见案而不见人，人物形象往往“形浅意散”，思想的深刻性也由此大打折扣，可以说，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正在经历着一个痛苦的化蝶过程。

众多的有志于公安题材创作的作者，犹如多架马车，正在穹庐大野苍茫

草原驰骋探索,而这马车的团队中,出现了红巾翠袖的一架马车,它异军突起,策马扬鞭,勇不可挡,这对姐妹花李洁冰、李雪冰正在披荆斩棘,杀出一条创作的新路来。她们有着不可多得的优势,不仅同出警门,一个是警察,一个是警嫂,并且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她们不事浮华,而是寻觅文学的真谛,寻找通达警察心灵深处的血液和神经;她们放逐自我,脱去写作的枷锁,返朴归真,踏入文学创作的大漠草野纵深处,聆听警察内心世界花开花落。她们肯定能开启那把别人还不曾开启的灵魂之锁,愿她们互相支撑,战胜寂寞,迎击艰难,去摘取金色的桂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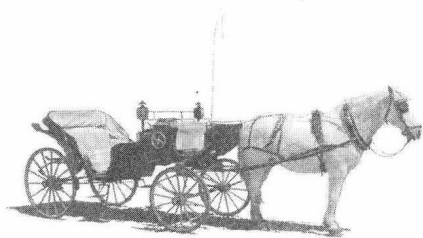
“望崦嵫而勿迫,恐鹓鴃之先鸣”,是为勉,亦为序。

己丑年十月

# Contents

## 目录

第一章 / 夜归	001
第二章 / 检举	007
第三章 / 调查	013
第四章 / 觅踪	020
第五章 / 解读	029
第六章 / 负伤	033
第七章 / 诉说	037
第八章 / 出走	042
第九章 / 巧遇	049
第十章 / 口角	056
第十一章 / 同学	065
第十二章 / 示威	070
第十三章 / 禁闭	077
第十四章 / 月缺	083
第十五章 / 追杀	092
第十六章 / 心语	097
第十七章 / 僵局	105
第十八章 / 苦撑	113
第十九章 / 疑云	121



第二十章 / 取证	125
第二十一章 / 花容	131
第二十二章 / 涉黑	144
第二十三章 / 押解	151
第二十四章 / 探视	162
第二十五章 / 发现	168
第二十六章 / 转机	173
第二十七章 / 劫持	187
第二十八章 / 意外	196
第二十九章 / 揭秘	204
第三十章 / 失去	212
第三十一章 / 温暖	221
第三十二章 / 行动	229
第三十三章 / 拦截	238
第三十四章 / 决断	247
第三十五章 / 抓捕	255
第三十六章 / 告别	260
尾声	265
后记	268



## 第一章 夜归

自从进入梅雨季节，龙川市一天几场雨，有时候好端端的响晴天，大雨突然像鞭子一样从天空抽下来，打得行人四散奔逃。朱桂芬家在西城区，离她做小生意的地方很远。中间还要穿越两条铁路，一座涵洞。早晨出门的时候，鬼使神差忘了关窗户，正着急呢，上课铃蓦地响起来，最后一拨学生捧着煎饼终于离去。朱桂芬如获特赦般地蹬着煎饼炉车离开了校门口。路上淅淅沥沥，开始有雨丝在眼前织成细密的雾障。快骑到百货公司的时候，大雨终于从天空倒下来，朱桂芬被截在半道上，眼看着行人从车篮里，摩托车箱盖里变戏法似的拿出雨披罩在身上。她没带雨具，附近亦没有躲雨的地方，只好紧着朝前蹬，被雨击透的衣服又湿又滑，鲑鱼皮似的贴在身上。等她裹着一身雨冲进家门的时候，发现破旧的窗户在狂风中悠荡着，雨水早已越过窗沿漫进来，将地面洒湿了大半截。

这一夜好大的雨。窗户虽然关上了，但雨点伴着铺天盖地的雷声疯狂地击打着窗玻璃，间或有闪电凄厉的划过。仓促间抢进来的煤饼，被雨水淋得半湿半干的衣物，还有蜷缩在床底下的来福都在闪烁间屏着声息，等待着每次闪电过后那一阵阵惊天动地的雷声，急骤得仿佛要将灰尘从房顶扑簌簌地震落下来。

多少年了，下岗职工朱桂芬似乎早已习惯承受雨夜无助的感觉。几乎所有下雨的晚上，男人都不在她的身边。那个叫马车的男人，龙川市城西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副队长，回家的目的只有两个，吃和睡。他将热情在单位耗干，用空闲和朋友喝酒，但凡有地方去，是断然不肯回家的。朱桂芬嫁进马家，任务无非也是两个，生孩子与伺候老公。这些年打也打过，闹也闹过，儿子小镲出生后由于一直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声中生长，亦学会一语不合满地

打滚。熬到孩子小升初后，朱桂芬早几年要死要活的心也就淡了。儿子学校离家太远，这段雷雨天基本都在学校住。听老师讲他最近考试有几门挂了红灯，加上跟人打架被停了课。几天前学校通知家长开会，散会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小镗被没鼻子没眼地数落半个多小时。儿子也是急脾气，当即撸着袖子要跟老师动手，好说歹说被朱桂芬拽住了。此后小镗几次嚷着要转学，闹得朱桂芬急火攻心，盼着男人回家商量。前不久城西窑区发生了坍塌案，男人有近半个多月没回家了。听着窗外噼噼啪啪的雨点声，她左右睡不着，迷迷糊糊不知过去多久，听到有人在转门，嗒的一下，又关上了。

朱桂芬好不容易积攒的睡意迅速遁去。她披衣起身找拖鞋，刚踱进半只，门把手又动了，接下去稀里哗啦一通乱响，男人穿着雨衣水漉漉地蹿进来。朱桂芬头皮一炸，嘴巴里嘟囔一句，莫非有鬼追着？马车没吭声，闷着脑袋走进洗手间，拧开水龙头哗啦哗啦地洗涮着，中间还掺杂着擤鼻涕和大声清理喉咙的声音。朱桂芬本来起身想上厕所，推了推门，里头却反锁着。女人不禁有些火起，自从嫁了搞刑警的，整天提心吊胆不说，连行动都变得鬼鬼祟祟的，难道真有人追杀吗？当即用脚踹上了。里头大约吃不住劲，开了门。

朱桂芬急慌慌地走进去，冲着男人说，还站在这里干啥，哪家又出碎尸案了？

这时候雨停了，月亮从云堆里探出头来。她恍眼看见男人失神地站在那里，急忙去找灯开关，却被男人一把攥住。

别开，马车说，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说话间，电话铃突然响了。朱桂芬下意识地跑出去拿话筒。男人也兔子似的从卫生间蹿出来，几乎同时将手按在话筒上。

电话线由于雨天受潮，间或从话筒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噪音。朱桂芬靠在床头上，依稀听到那头终于有了动静。是女人的声音，说话又急又快。马车像抱着一只火烫的烤山芋，不停地倒着手。朱桂芬几次想插话问究竟，话到嘴边又囫囵吞了回去。

终于熬到男人搁下电话，朱桂芬问，出啥事了？

马车才要张嘴，腰间的手机又蓦然作响。这回马车一死不接，由着它响去。朱桂芬感到自己的脑袋慢慢膨胀起来。男人再不张嘴，她马上就要爆发了。

快些睡吧！男人终于支吾着说，是线人……然后在口袋里窸窸窣窣地鼓



捣半晌。朱桂芬满脑门子疑问，知道不能再追问下去。眼下已是深夜两三点钟，有话明早再说不迟。

第二天雨过天晴。朱桂芬一早爬起来，发现男人已经走了。只有来福趴在门口，用嘴巴叼着拖鞋玩耍。餐桌上放着小笼包、油条和茶叶蛋，显然是头晚上捎过来的。朱桂芬劈了几块木柴将炉子生着，看来福眼巴巴地望她，赶紧嚼了油条拌稀饭端过去。然后将锅碗瓢勺和炉子搬上三轮车，匆匆对付完早餐，蹬着煎饼炉车出了门。

朱桂芬早年在粮食企业上班，下岗后在步行街摆过地摊，开过店。开始搞鞋帽批发，兼卖童装饰品，挣的钱除去交房租水电外，勉强落个油盐钱。半年前进货的时候被一个批发劣质羊毛衫的广东人忽悠了，几年的积蓄打了水漂。当时婆婆心脏病复发在医院里躺着，儿子因为考试挂红灯窝在家里写检查。马车那段时间案子破得不顺，进门又碰上一地鸡毛，两口子三句话没说就干上了。要不是儿子冲上去拦住他手里的凳子，一通邪火没准都撒在老婆身上。朱桂芬丢了钱，心里正猫抓似的，看到男人犯横，当即哭得昏天黑地，顺捎着将马家的祖宗八代咒了个遍。干架归干架，饭还是要吃的。朱桂芬初中没毕业，找工作一时半会落实不下，只好推着煎饼炉车临时到校门口摊煎饼卖。

那个阶段龙川市正在搞卫生城市达标，城管到处将小摊贩撵得鸡飞狗跳，连带着朱桂芬也遭了殃，有时候煎饼还在鏊子上冒热气呢，就让城管连锅端了。马车只好求爷爷告奶奶的找人说情，耐着性子低眉下眼的，自然有诸多说不出的苦衷。这么多年夫妻俩时常为生活琐事口角。好在马车拼死累活地干了几十年，终于由合同制转成正式的，前不久又熬到刑警队代理队长，在地方上办事比从前管用多了。

连着等了两个晚上，马车都没回来。打手机均处在关机状态，朱桂芬开始疑神疑鬼。她将电话打到局里，总机转到刑警队，说到局里开会去了。又打回局里找，通过政工科转了几处，马车终于接了，仿佛刚跑完五千米。

加班呢，男人说，这些年你不清楚，要请假咋的？然后迅速将电话挂了。

朱桂芬抱着话筒，满肚子话还没说一句，就听到里头陡然响起忙音。再拨，永远是占线。

朱桂芬依旧推着煎饼炉车早出晚归，心里总归空落落的。第三天中午出

摊的时候,看到旁边两个卖馄饨跟炸肉串的女人在那里嘀咕,见她推着车子走过去,又停下不说了。其中有位清了清喉咙,说这年头男人没啥好的,早晚闹过才老实!说完,两人同时哈哈大笑。那女人的老公干保安,单位跟城西公安分局紧挨着。她这句话看似无意,又像有心。朱桂芬因为那天晚上的情况,疑虑更加重了几分。从桶里朝外舀浆的时候,听到另一位接着说,蜜蜂采花都奔着野的,男女处久了,总归离不开那档子事哩!朱桂芬假装没听见,忙着招呼买煎饼的学生去了。

熬到晚上,男人终于回来了。

朱桂芬收拾完家务,正在给来福洗澡。来福是朱桂芬从街上拣来的流浪狗。半年前朱桂芬正在校门口摊煎饼,看到它在黑压压的车流中间穿行着,扫把一样的尾巴失魂落魄地耷拉着,收摊时就将它扔到车上带回家。马家的人狗大战也由此上演。朱桂芬不知道马车前世跟狗结下何等仇怨,轻则叱骂,重则脚踢,两口子为此不大不小地闹过几场。来福活泼起来上蹿下跳,沙发上但凡它趴过的地方,男人坚决不坐,宁可坐在马扎上,搞得朱桂芬左右为难。

晚上九点多钟,马车推着轱辘裹满泥巴的自行车,穿着一件被雨淋透的风衣,醉醺醺的进了门。正好来福打理停当,像炮弹出膛似的蹿了出去。马车躲闪不及,弄得满腿都是狗毛。朱桂芬琢磨着等男人开了口,赶紧将儿子转学的事情端出来。她鸡零狗碎地拾掇完,发现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堆满烟头。男人正坐在那里冲着天花板出神,就抱着一大堆从绳上收起来的晾晒衣物,径直进了里屋。

朱桂芬跟马车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两人个性都很强,除去床上还算一致外,平时讲起话来镰刀对石头,火花四溅,好在这些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日子好赖凑合着。眼下两人躺在床上,因为各揣心事,连呼吸都变得做作。月光却不失时机地从窗外打进来,屋子里变得格外的静。挨过半个时辰,还是朱桂芬沉不住气了。她从床上爬起来,啪地将屋顶灯打亮。男人躺在那里,对陡然亮起来的屋子很不适应,他怕光似的用手遮住半边脸,侧过身去说,快……关掉吧,这三更半夜的,掌着灯做甚?

朱桂芬将灯关了。躺下没有几分钟,男人就挤挤挨挨地上来裹住她。讨好似的做了几个自认为抚慰的动作,然后就想朝身上翻。一张喷着酒臭的嘴巴东啃西啃的,益发让人心烦。朱桂芬心里有事,加上腰酸背痛的,哪里有那

份浑心思？由着那只鬼鬼祟祟的膀子到处游走，缠磨得急了，就不耐烦地挡回去，左右只是不依。如是三番，男人突然火了！

咋的？老婆不是办那事的？

朱桂芬说，胡吡个鬼，腰痛着哩！

你看看？平时不给怨，给你又不要，女人就是难伺候啊。

朱桂芬也火了，人不是驴子，想来就来吗？

马车不再言语，而是加紧了动作。女人偏偏犯了拗劲，左右将身体裹成蚕蛹。两个人在床上翻来滚去掰扯了几分钟，男人悻悻地放了手。

好吧，自己的女人不让睡，改天另想办法哩！

虽然是玩笑话，朱桂芬总归不落忍，就用手去拨拉男人，忽听他火烫似的噓了声，忙问怎么回事，是不是扭哪了？

男人含含糊糊地说，前几天去窑区找人……出了点底漏。

朱桂芬说，碰上劫道的啦，怎么捡回命来的？

马车说，没大问题……就是关节脱了臼，还没顾上跟你说。

男人吃力地支起身体去找烟。他身上的酒气太重了，仿佛每个汗毛孔都朝外挥发着。烟是价格很低廉的牌子，他抓起打火机兀自点着，然后像烫手似的，将烟盒扔到床头的板凳上。

正好碰上市里搞达标验收，领导下了死命令……队里忙案子哪顾得这些花架子？这不检查组来了，守着一堆材料横挑鼻子竖挑眼，要扣分。上头下来的都是爷啊，只好哄到饭店里伺候着，事关单位的荣誉，不往死里喝行嘛？

朱桂芬觉得男人的话有点不着边际，随口应道，喝死算完哩……那个，啥线人找到啦？

男人突然变得极不自然，脸上的肌肉甚至抽搐了一下。奶奶的，要不是线人还倒不了恁大霉呢！

朱桂芬脑子嗡的一炸，以为自己听错了。

如今喝口凉水都塞牙，男人艰难地说，先给你打一下预防针……千万甬再生出啥事端啦！

男人好像有点口干。他说，前几天跟队里的女内勤戚玲下乡带线人出了车祸，眼下说啥的都有，又碰上单位搞达标验收，局领导很窝火……他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却不知道有些话就像一把电锯，反复在只有初中文化的老婆心头来回锯着。

不过是误会……男人讪讪地说，我跟领导反复解释过，局里要求先给家属通气，一切以大局为重，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

马车的话虽然轻描淡写，却像霹雳似的打在朱桂芬的脑袋上。天呐！男人原来出了车祸，还是跟一个女人！她手抖脚颤地从床上蹭下来，像喝醉酒似的进了厨房，又六神无主地朝阳台上走过去。这时候月亮时隐时现，从不停滚动的云堆后探出半个脑袋。而身后那个铁铲击锅似的声音，依旧在她的耳边不停地嘟囔着。

桂芬……不管人家说什么，你老公是清白人。

哪个证明哩，朱桂芬说，杀千刀的，可坑了我们娘俩了！

马车被她的喊声震住了。他看到女人吃力地击打着掉棍子的窗户，意欲把它们推开。由于连日多雨，窗户上积了太多的锈渍，这使她推上去有些费劲。马车头皮一麻，下意识地蹿了过去。仿佛为迎住他的动作，朱桂芬把窗户哗啦推开了！马车暗叫不好，瞬间扑上去两手一抓，像蟹钳似的迅速箍住女人。

嘿！那天也是鬼使神差啦……马车蓦地醒了酒，下死劲掐着自己的大腿，牙齿在嘴巴里咯吱咯吱地磨着。他连拖带拽地将女人搬到床上，顺势压住了对方的身体。

## 第二章 检举

8月3日星期二 晴

临近下班的时候，电话铃急骤地响起来。我拿起话筒，听到处长在那头说，马车出事了。明天他要带人到龙川了解情况，问我愿不愿跟着一起去。我吓了一跳，屏息听了几分钟，才知道省厅前不久接到几封举报信。反映龙川市公安局的刑警队代理队长马车，利用工作便利跟女同事发生外遇，在基层产生很坏的影响，要求上级速派人前去调查云云。这给几位领导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因为马车这些年荣誉等身，在龙川不仅是威震遐迩的刑侦英雄，还是全省公安系统多年来树起的一面旗帜。目前省厅正准备编撰大型警界精英丛书《警魂》，马车在其中所占分量是不言而喻的。厅里正在组织人马整理材料，没想到节骨眼上出了岔子。如今生活作风虽然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毁人，但这种事发生在马车身上，委实让人感到蹊跷。处长说，为了慎重起见，厅领导让他先带人下去摸摸情况。

听完处长的话，我脑袋“嗡”的大了。朱桂芬跟我是初中时的校友。我一路读下来，研究生毕业后分到省公安厅政治处工作。她却在考高中那年辍了学，嫁给合同制民警马车。人很老实，牵线人当时说，过日子靠得住哩。朱桂芬根本没见过世面，看着一个穿警服的男人，眉眼都还周正，当即眼前一亮，就觉得那人通身威风了。十年的光阴一晃，朱桂芬过起柴米油盐的小日子，而我则在不久前与相恋五年的男友自然解体，缘起他作为访问学者滞留国外，听说早已另有佳人了……

作为编撰小组的执笔人之一，我对采访富有传奇色彩的马车一直情有独钟。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稿子还没动笔，倒先出了风月案。

也好，先下去跑跑再说……

车子像蜗牛一般爬行着。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路面湿滑不好走，半路上又报废了两只轮胎，直到晚上八点多才抵达龙川。招待所负责接待的两个同志在大厅里大约等得太久，看到外面的车灯，就像发现久别重逢的亲人似的扑上来，左右将一千人的行囊抢过去，大包小裹的上了楼。招待所条件简陋，好在还算卫生。新换的床单被褥，每个房间都是一桌，一椅，自备烧开水用的电热壶，洗手间有玻璃隔间，简易喷淋头。只是窗帘大概久已未换了，由于过于厚重，基本上辨不清本来的颜色。因为能洗上热水澡，一行人好赖也就不嫌了。吃过饭后打点停当，梓寒跟处长请了假，信步拐到步行街，准备买点生活日用品。

这时候阵雨已经停了。月亮像银盘似的挂在树梢上，天边的星星不停地眨着眼睛，将清冽的月光洒下来，斑斑点点地印到地上。天太热了，满大街都是扎堆纳凉的。梓寒转了几家食品店，先是买点吃的，在路过一家叫自由鸟的服装店时，忍不住张望了一下。马上换季了，每个商店的门口都挂上打折促销的牌子，她犹豫几分钟，还是走了进去。正拿着衣服在镜子面前比划，突然瞥见身后有位面容憔悴的女子晃进来。

两人同时哦了一声。

朱桂芬变化太大了。当年扎着一对长辫子，不管怎么说也算眉清目秀。如今长脸变成方脸，鼻翼两侧都是雀斑，凌乱着头发，在月光下更显出几分憔悴，不过眼睛里依然装满善良。

两人躲过扇子挥过来的烟尘，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刚坐下，朱桂芬的眼泪就下来了。说自己瞎了眼，跟了狼心狗肺的男人，早知道这样头十年就该跟男人打离婚……她一扫见面时的萎靡和木讷，言语变得出奇的流畅。梓寒听得又累又乏，碍于朋友的悲伤，又不忍心打断她。挨到朱桂芬停顿的当口，就问她吃饭了吗？朱桂芬说没呢，又想接着往下讲。梓寒赶紧说，我去给你买份凉面吧。

朱桂芬呆呆地坐在石头上，没吭声。

几分钟后梓寒端着个泡沫饭盒回来，将简易木筷子掰开硬塞到她手里。朱桂芬勉强吃了几口煎蛋，又控诉上了。也不问她为啥到龙川来，好像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似的，其实她们多年没有联系了。梓寒呵欠连天，忍不住打



断她说，怎么办呢？日子还得过下去吧。朱桂芬似乎对她轻描淡写的口吻有些不满，又继续诅咒起那个人面兽心的男人。听着她有一搭没一搭的讲述，梓寒伸手摸了摸朱桂芬的额头。天呐，你在发高烧？我送你去打针吧。朱桂芬这回没推辞，吃力地站起身来。

直到在急诊室的小床上躺下来，梓寒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朱桂芬的嘴角处全是燎泡。她觉得自己太大意了，高估了老同学的心理承受能力。从客观上说，她对于朱桂芬喋喋不休地咒骂男人是有不同看法的。做了这么多年的警界记者，她不再用非黑即白的标准去评判每个人。朱桂芬颠三倒四的诅咒和陈年流水账，其实并没激起她多少同情的成分。话虽这么说，这事落到谁身上估计都够受的。朱桂芬上初中时还算受看，结婚几年不到便熬成黄脸婆，十多年下来，眉宇间的烟火气更有了惊心动魄的味道。

吊瓶挂上以后，梓寒从朱桂芬那里要到马车的号码。开始不停地拨打他的手机。拨了几次，终于接通了。话筒里很嘈杂，好像正在开讨论会。马车嘶哑着喉咙说，喂？嗯，你是？好的烦劳你……然后嗒地响起忙音。再拨，那头关机了。中间处长几次来电话询问，梓寒只好一一作了解释。折腾大半夜，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朦朦胧胧亮起来。

回到家中，看到地上一片狼藉的锅碗瓢勺，朱桂芬又变得滔滔不绝起来。她说结婚这么多年了，下班后宿舍楼里的灯都亮着，只有马家的窗口是黑的。她多年已经习惯这样的日子。白天摆摊自己在那里吆喝，孩子在一边跟其他顽童混战。晚上进了小区，一趟一趟像运炮弹似的朝五楼搬服装包。只有来福忠实地跟在她的前后碍手绊脚的，有时被她一脚踹出老远。两家老人都不在身边。她不打铁也得打铁，这些年下来，一二百斤重的大包噌噌扛到五楼，不待歇气的。每每一切打点停当后，胡子拉碴的男人才喷着酒臭回到家中，上床几分钟就睡得跟死猪似的，免不掉又口角一番。

朱桂芬又说，婚后最初几年，家里住房狭窄。里边住着孩子跟老人，外边搭张床两口子勉强栖身。逢上阴天落雨，连过夫妻生活的机会都没有……有次耐不住日久上火，两人就跑到男人的单位。正在值班室的小床上心急火燎地忙活着，不料同事老张欲推门进来。男人光脚趿着半只拖鞋，死死地用后背顶着门板，才没有穿帮，一时间在刑警队被人当笑话讲。

嫁了他，就等于嫁了影子，嫁个活尸，别的还能怎样？

絮叨半天，朱桂芬突然高声痛骂起来。这世上的男人都这份德性？他拿